

病房瀰漫著消毒水的氣味，卻依然有絲絲的腥味鑽入鼻腔，提醒著某種正在發生的腐壞。左腳掌只剩跟骨的男人靜靜地躺在病床上，沉默，像一張文思枯竭而空白大半的稿紙。這是他第五次清創的午後，氣溫略低，病房恰好西曬，在床簾隨著主治醫師的到來而打開時，他眯起眼睛，卻一如往常地坐起喝水。

他是一位很有禮貌的病人，禮貌的近乎奇特。即使是面對我，一位實習醫學生，他依然會在我到來時坐起身致意，除此之外，當時我放置尿管的技術生疏，他也只是靜靜的閉上眼睛皺起眉頭，卻不忘在完成放置時向我道謝。

總而言之，病人通常會盡量表達意向和感受，或是最根本的痛覺。他則是以無懈可擊的應對做殼，自身卻保持一貫的漠然存在著，只是靜靜地縱容傷口蔓延、疼痛，試圖代替過去的角色與歲月，在身上發芽。

據說他年輕時開過一家店，是在三十歲那年。他當時是想在而立之年拼出事業，實在受不住公司蹉跎，才決意辭職。辭職後為了創業四處借錢，沒人看好他，一開始是賭一口氣，後來是賭命。他說他命不好。小店生意普通，還不了高利貸，於是債主上門，店倒了，妻子也天天和他吵架。他離開了妻子與不滿三歲的兒子，從此音訊全無。沒有電話，沒有郵件，也沒有寄過一分錢。

「債務當然是我自己還……我也想過功成名就的回來，結果人生越過越荒唐，我沒有辦法。」

直到上個月，因為糖尿病足住院，他無法負擔醫療費。院方通知了社工，輾轉找到了他失聯多年的兒子。兒子在病房外的走廊上與社工交談，語氣平靜卻冷漠：「他沒養過我。這一次我會幫他付，但也只有這一次。」

門口和病床並不遠，男人聽見了，卻沒有任何反應。他既沒有辯解，也沒

有哀求。只是靜靜地繼續躺著。當天下午，護理師幫他換藥時，看見他望著自己潰爛的左腳發呆許久，連道謝也忘了說。我留下來，照例問他會不會痛，他只是搖搖頭。

「這隻腳啊……」他喃喃道，「以前用來追貨、跑市場、趕著回家。後來用來逃債，討生活。現在它爛掉了，還感染。這個痛也是提醒，不然就像你們說的一樣，要是放著不管，不知不覺，整個人都會和腳一樣爛掉。」

「你都有在聽主治醫師的話，那為什麼不選擇截肢呢？」我問。截肢後裝上義肢反而能夠順暢的走路，亦能防止血行感染，反而是潰爛的組織限制了他的行動，這些都是主治醫師和他談過的。

他沒回答，只是輕輕地笑了一下。

我追問無果。

或許對他而言，那不只是腳，而是一段記憶的容器。那是他人生的轉折點，也是他逃離的證據。他不肯截肢，可能並非出於對身體的執著，而是對過去某段時間的自己，一種不肯完全割捨的緘默依戀和銘記。即使腐爛疼痛，甚至性命攸關，他也寧願一點一滴地看著它消失，而不是用一刀切斷。

不過在醫學的視角下，如果有一作為能控制感染源，並給與患者足夠的活動能力，就應該盡快去做，以防併發症增加和預後變差。此時的醫病關係，明明是友善的互動交流，卻堅定地站在天平的兩邊，好像要理解對方就得吃虧。

然而日常還是進行著，之所以讓團隊裡的所有人輪番去勸說，只因我們都清楚：隨時間流逝，感染一口氣爆發的那天，沒有人有討價還價的餘地。

隔了一週，治療計畫沒有絲毫改變。我幫他換尿管時他卻忽然問我：「你覺得，我這種人還算是有家庭的人嗎？」

他說這句話時看向窗外。那天下著雨，雨點砸在玻璃上，像是過去的日子在一點一滴地敲打他。語氣輕得幾乎要被雨聲掩蓋，但我聽見了。

我一時語塞，並且一度為自己的沉默開脫，畢竟我是一個實習醫學生，學的是診斷與治療……好吧，拋開這層身分，即使過去人文訓練扎實且充分，我向來最學不會這種問答。拋棄裝聾作啞的想法，當我再度低頭看著他那隻潰爛的腳時，突然有了另一種感受。

那是一個從腳趾到腳掌幾乎全數潰爛的創面，還有部分未脫落的發黑皮膚，卻頑強地保留著老繭與裂痕，那是早年勞動與行走留下的印記。某些東西尚未被腐壞吞噬，它們像是告訴我——這雙腳走過很多路，而他的主人也背負過許多。

「我不知道你算不算還有家庭。但我覺得無論過去是好或壞，都是努力活到了現在，如果發現錯誤就止損，才能留下好的部分。」

聞言，老伯伯只是點了點頭。而當我離開那用簾子圍起的小天地，這次隨著我離開的不只有一袋醫療廢棄物，還有滿腦子奇異的心虛感。讓我用二十多年的資歷點評六十幾歲的人生，比起按著書本衛教病人，要更用力地壓抑自己的慌張。

他沒有再讓兒子來，只是拜託我們轉答給他兒子幾句話。他說自己不太會寫字，想用錄音的方式，給兒子聽：「謝謝你願意幫我付這一次。我知道沒資格

讓你叫我一聲爸，更沒資格管你。但如果有一天你生病，不要拖太久，記得要吃藥、早點去醫院。不要像我這樣留著一隻爛腳……還以為它是自己的事，其實它會爛到別人心裡去，不要變成我這種人。」亦是平靜的語氣，社工帶來的衛生紙一直保持未拆封的狀態，但走出病房時，我聽見裏頭傳來啜泣聲。

故事隨著換科戛然而止。後來偶然想起，再翻看病歷紀錄時才知道，萬幸，他最終決定截肢。截肢後感染並沒有再度上行，他成功出院了。

但我始終記得那天的錄音。那句「不要讓病拖太久」，不只是一位失職父親的懺悔，更是一個已經失去腳的人，迫切地對還在路上的人喊出的提醒。